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二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騾啓事

敝部不慎，於本月（七月一號）夜被偷，少黑紅色騾一頭，四歲，後腿有傷毛，口騍，故至今未有下落，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信告知，不勝感謝。

王見休父：

河北易縣曲城村人，現年五十三歲，以延去在決死二縱隊呂梁軍區工作，自此以後就把他安置交城縣，以後下落不知。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函示呂梁軍區供給部王宗唐。

康必芳：

年廿七歲，文水縣南武鎮人，去年在雁門軍區被服廠工作，家中遭去信幾次，不見回信。有知下落者請函告。信寄臨縣一區民衆醫院爲盼。　康必聰

趙炳義兒：

寧鄉縣南街化村人，三八年在陝甘寧邊區安塞工作，後再無音訊，望見報後速來回音，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來信寄晉綏軍區司令部汪德定收轉。　父趙作舫

我豐涼游擊隊、武工隊
堅持敵後鬥爭保丁護糧

（新華社綏蒙訊）屹立於敵後之我綏南豐（鎮）涼（城）游擊隊、武工隊，在傅匪與蒙奸地主們組織之「還鄉復仇團」及「猛落」下，仍然堅持工作，並不斷擊潰搶糧抓丁敵僞。該區在傅匪侵佔左雲、右玉縣城後，完全變成游擊區，傅匪除原有之豐鎮、涼城、天成、麥胡圖、馬諸圖等據點外，作豐（鎮）涼（城）交界之馬家么圖及涼城山地之廟溝營，十七日敵又新修了三個據點，企圖把我豐涼武工隊、游擊隊及政民工作人員消滅或趕出去，但堅持該地區的黨政民同志，如同游龍似地與敵人展開游擊戰，敵人主力爬進山，我方便下了川，敵人逐村逐山搜索，我方便化整爲零的進行工作。五月初，敵分股出來搶糧抓丁，並懸賞「捉拿」該區負責同志。我武工隊、游擊隊和武裝區公所，即進行保丁護糧鬥爭，並揭露敵人欺騙宣傳，由於我始終與羣衆親密結合一起，因而勝利地堅持了保丁護糧等鬥爭，羣衆很少受到損失。六月初，傅匪見我一部挺進鐵路以東與豐鎮城北二縣木一帶，即認爲其完全統治了該地區，於是和其統治區一樣的舞保派青年十名，閻女三名，限六天集中涼城，轉送歸綏，但兩個六天過去了，沒有一保送去一男一女，傅匪派出民團鄉兵催送，但出敵人意料之外，我活躍在豐涼地區的騎兵健兒，突然出現，日以繼夜的關路狙擊，使敵僞總未抓去一丁一女。六月中旬，我豐涼騎兵游擊隊，正在涼城邊山休息時，涼城天成傅匪步騎兵三十餘，將我騎兵游擊隊包圍，我游擊隊全體隊員，英勇奮戰，常將敵擊退，勝利突圍。六月十五日，天成傅匪步兵三十餘，犯豐鎮二十四號村搶糧，與我武工隊遭遇，敵雖兩倍於我，但在我堅決抗擊下，終於將敵擊潰，擊斃敵兵兩名，擊傷八名。（滄海）

汾八區民兵於本月初
三戰三捷擊潰搶糧敵
群衆自動組織起來熱烈支援前線

（新華社呂梁十六日電）汾陽八區民兵反搶糧鬥爭中，三戰皆捷，粉碎敵搶糧計劃，計斃敵一名，傷二十四名，炸毀敵小迫擊砲一門。七月一日，敵二一零團二百餘人帶膠皮車二十輛，毛驢三十頭，由平陸村進犯堡頭搶糧，我民兵戰鬥隊一部及某某等村民兵三十餘人，預爲埋伏，敵抵至堡頭村南洪相皮堆帶之民兵伏擊線內，全體民兵乘敵無備，猛烈掃射，當傷敵七名，但敵頑抗未退，用迫擊砲向我陣地轟擊，被我擲榴射手張安江投着目標，沉着瞄準敵砲兵陣地射擊，將敵砲筒打爛了，不能發射，戰鬥一小時，敵倉惶逃竄。七月三日，敵復以原兵力分兩路由平陸出動，一路仍向堡頭進犯，遭我戰鬥隊阻擊，戰鬥兩小時，傷敵十三人，其中排長一名，副官部受重傷，即狼狽逃去；一路向韓家堡西進，與我某村民兵遭遇戰鬥兩小時，敵即收兵，我民兵尾追猛擊，斃敵一名，傷二名。兩路敵均受創竄回三泉。七月四日，敵再度分三路進攻堡頭、韓家堡、高家莊等村，被我各村民兵配合擊退，傷敵二人。敵屢遭打擊，搶糧計劃完全破產，羣衆大爲興奮，在戰鬥時，自動組織起來支援前線，羣衆連日來給前線民兵送水送飯，某村羣衆慰勞勞一口猪，紙烟一條，另有某村羣衆亦慰勞紙烟一條，自衛隊還組成担架小組支援民兵作戰，幫助貧苦民兵支銀，羣衆民兵關係亦因此提高。（德良、仲連、汝榮）

閻軍二名
投奔我區

（交城訊）六月廿四日晚，閻柵北面砲台閻軍士兵燕明齊、薛清山二人攜步槍一支、子彈四十發投奔我區。燕因該砲台跌壞了腿，我方予以醫療後，並用毛驢資送回家。（周權舜）

劃清階級界綫！
襄垣城關各工廠中
查出大批隱匿的地主
由工人們罷送原村交農民處理

（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襄垣城關各工廠清查地主「防空洞」，首先揪出地主奸霸趙繼山，進而查出二百餘名。城關裕盛草帽廠趙繼山原爲劉繼瑞，是一個農民所恨恨的惡霸，他有兼製做草帽針的優良技術，但在廠內一貫保守他的技術，擺老資格，壓迫工人。領導上起初有麻痺思想，認爲鬥趙繼山，生產就要受影響，這樣不但農民對工廠不滿，發覺給封建留下了尾巴，工人也是敢怒而不敢說。此次生產大檢查中，才發現趙繼山的破壞活動，嚴重的阻礙着生產，這時才批准了羣衆要求，展開訴苦大會，向趙繼山鬥爭。訴苦中，揭露了趙的活動事實：他發動工人罷工，企圖打垮工會幹部，拉攏落後工人，陰謀打擊城關政治主任賈某軍人，並唆使他女人造謠，說廠內有腐化關係，以此打垮幹部與積極份子的威信，專門挑下煩針，故意說工人搗蛋，弄的互不團結，形成勞資對立，有的工人在說起受他的欺騙時，痛哭流涕。趙逆在羣衆的揭發下，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地主惡霸，而且是一個隱藏三年的蔣特，全體工人乃當場將趙罷免，並一致同意送回他本村，由農民處理。這樣，大大興奮了該村農民，促成了工農的團結。

自此以後，引起來全城關各界的警惕，各自檢查隱藏地主，職工會並嚴格審查會員，堅決不讓工廠成爲地主的「防空洞」，檢查的結果，有二百餘個地主隱藏於後關生產部門和工廠及商店中，混入工人組織內的有卅餘個，更有大半地主担任經理與會計，仍舊居之於別人頭上，侍候不對，馬上即來撤職店員及工人。當即明確劃分階級界綫，政府公開宣佈，凡地主鬥爭對象，店員工人一律不侍候，罪大惡極者均由工人們罷送回村內。

自鬥垮這些奸霸以後，工人身上又揭去了一塊石板，大大提高了生產情緒，如裕華草帽廠李成六由四十頂草帽增做至七十頂，李俊盛同志曾做到九十三頂，超過以前五十三頂，全廠六月份增產草帽一千零五十頂。

太行二分區職工會閱悉襄垣城關消息後，特向全部發出如下號召：

一、號召各工廠開展劃清階級的運動，在工人自覺的基礎上，開展大檢查，同時結合這個運動，進行審查會員，地主階級的工會會員一律開除。

二、階級界綫劃清以後，凡是罪大惡極的鬥爭對象，要馬上組織工人羣衆訴苦鬥爭，揭露其陰謀，地主的資財一點不要，應連人帶物交回農村，由農民處理。地主出身的特別是青年、小孩，應教育他與自己的原階級分家，並限制他，二、三年內不准參加工會，但如他在工廠有功而思想上又確已分家，能一貫的爲人民積極服務，這個時間可以按情縮短。

中陽道轅村
群衆與駐村榮譽軍人隊
合力鬥爭呂可詩
決將呂某送軍法處處理

（新華社十三日電）中陽五區道轅村羣衆與駐該村之榮譽軍人隊，於六月二十七日聯合開會，向以「榮譽軍人」爲名，堅守地主立場，壓迫羣衆，威脅幹部，破壞土地改革之呂可詩進行鬥爭。呂係地主階級，曾爲敵僞爪牙，後鑽入我十三團三營當文書，今年四月，到榮譽隊休養，即煽動休養員爲伙食問題與幹部對立。同時呂某與本村奸霸地主高弱文勾結，往還甚密，六月十二日，該村羣衆將高弱文扣押進行清算後，呂可詩甚表不滿，曾去禁閉室看高三次，並給高家出主意，叫高家送走小孩，倒賣走銀錢財物，他向高弱文的母親說：「房屋田地交由羣衆，只要人在總有一天要出這口氣。」他不但爲高辯護，甚至公然威脅羣衆及幹部說：「誰扣吊高弱文，就殺誰！」並圖謀要在道榮村殺害兩個幹部。工作團到該村後，羣衆一致反映不扣押呂可詩，羣衆不敢起來。工作團乃與榮譽隊商議，接受羣衆要求，將呂扣押。六月二十七日，全村羣衆及榮譽隊聯合開會向呂可詩鬥爭。農民劉俊彪說：「呂可詩是地主，不是八路軍，把他軍衣軍帽脫下來。」在羣衆紛紛揭發呂某與地主勾結的事實後，大家決定把他交軍法處依法辦理。（任倘文、于永剛）

交三區民兵參戰隊
捕獲閻賊重用日俘一名

（交城訊）三區民兵參戰隊，在岸底村捕獲被閻賊留用以專門訓練其軍官之日俘一名，名叫森本定次郎。該日俘係於六月七日由交城赴文水途中被俘，原在日軍中任中尉軍醫，現被閻賊提升爲閻僞「太原保安六大隊級訓練勤務隊」少校隊長，並改雜名爲森元定。捕獲後，當即押送分區司令部處理。（周權舜）

清河邊緣區某村土改中
改造農會政權精簡組織

（新華社綏蒙訊）清河邊緣區某村，在對敵鬥爭中進行土改（詳情已誌十八日本報），並審查了幹部、民兵及農會會員的階級成份，改造了農會與村政權。該村係處邊緣區，敵我鬥爭較尖銳，各種組織都需短小精幹，經過羣衆醞釀，先用無記名選舉方式，使農會、民兵、村政權完全成爲僱貧農所領導，如選出的七個自然村農會委員中（內有婦女二人）僱農成份即佔五個，貧農成份佔兩個。爲使領導集中，易於接近羣衆，將農會、民兵、政權的機構統一起來，兩個農會委員，即兼任自然村的代表；農會主任兼代表主任，兩個婦女委員，兼任婦女會正副主任，另外兩個委員，則分任行政村村長與民兵中隊長。（劍秋）

中陽三區三交一帶
千餘群衆公審閻特罪犯
將劉逆俊秀正法並沒收其財產

（新華社呂梁十九日電）中陽三交鎮一帶羣衆千餘人，於六月十二日公審閻特劉俊秀。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分與羣衆。該逆係地主奸商出身，三八年混入革命陣營中，曾任坪上村及區犧盟會負責人，曾任西「姑一部」科長等職。四〇年冬，日寇「掃蕩」我晉西北，該逆即背叛革命，偷跑投西南向閻僞自首，爲閻僞作特務工作，殺害抗日幹部，破壞抗日地下組織，僅中陽二、三兩區即有三百餘人被捕，送往孝吉等縣閻僞「真理閣監院」，酷刑慘死者有劉該成、高強森保、伊英勤等人。該逆平時欺壓羣衆，無惡不作。在我解放中陽前後，並積極從事「肅僞」工作，無辜人民被其酷刑拷打後填入城內枯井者即達二十三人之多。我解放中陽後，該逆被俘。羣衆不斷告發與要求懲辦，政府遂將該逆交羣衆處決。（鄭錦）

五寨東秀莊夏鋤中

貧僱農為骨幹組織變工

變工組捎帶丈地醞釀分配果實

（五寨訊）四區東秀莊通過貧僱農積極份子，組織夏鋤變工，捎帶丈地，並醞釀分配果實。該村現在禾苗大部出壠，貧苦羣衆口糧困難，亦都通過借糧解決，急待組織夏鋤；但同時各村土改亦很繁忙，有的正在鬥爭地主，有的在醞釀分配果實（特別是青苗），有的為公平分配土地正在重訂產量，羣衆和工作團同志都感到如不改變工作方式，把這兩件事配合起來，一定會顧此失彼，於是工作團同志就和貧僱農商量。大家的意見，今後白天不開會，晚上的會也開得緊湊些，在生產上由貧僱農為中心去組織變工，再通過他們把工作帶到鋤地小組去討論。經試驗結果，已有不少創造，如前五王城的變工小組是由貧僱農團結下的羣衆組成的，先是由天仁子、三丑子和二個中農、一個貧農變，接着由貧農團主席六黑子和他團結下的二個中農變，這樣逐漸發展，使能上地的四分之三的人都變起來了，有二十幾家農民分別參加以貧僱農領導的五個鋤地小組。因為他們的利害一致，在地裏商量問題方便，故團結的很好。各組每天還帶着繩子捎帶丈地，估計有半個月功夫，就可把全村土地大部丈量過（因過去土地面積不確實，分配時必須丈量，但專門派人去丈，又費時太多）。這些做法，使鋤地和土改工作結合起來，形成農會活動的中心。其次，對未分配的地主土地，農會也決定先由變工組鋤，記上工，以後誰分得誰還工，使青苗轉移問題也得到解決。東秀莊本村大部份農會會員都參加了變工，一批被羣衆公認的積極份子，都被選為變工小組長，工作團同志也分別有計劃的參加到變工組，去帶助羣衆鋤地，捎帶的和羣衆商談工作。（陳平）

岢嵐馬家塌村

幾次分配東西都犯了錯誤

貧苦群衆分的少困難一直未解決

（岢嵐訊）在這次發動羣衆抽租奪麥，解決口糧困難中，發現五區馬家塌自然村從去年冬天以來，凡是分配東西，都犯了平均分配的毛病，貧苦羣衆獲得實惠甚少。去冬分配鬥爭果實中，中農張三家死去一個兒子，稍短勞動力，竟把他和赤貧戶毛二小、貧農董生小、巴禿等幾家劃在一起，一律分四公斗糧食。今春貸糧，毛二小分了四斗莜麥，富裕中農李廷良、李廷棟、喬雙桂等均不缺糧，亦每家分了三斗莜麥；今夏從鬥爭果實中抽出一部分糧食，換了二十餘斤棉花，也不問成份及困難情況，凡紡織的婦女每一人平均分了一斤四兩，當時在該村工作的幹部曾問過農會幹部趙拉枝，趙答說：「窮鬼們還能紡成個綫?!還棉分也是應該的。」後經說服動員，富裕中農李廷良等八戶借的十斤才全部退了出來，重新分給了貧農毛二小等。抽糧時，該村共有小青[illegible]六小斗，亦平均分散給十四戶人家，中農王師富也換了四升，而赤貧戶毛二小當下連吃都沒有，才給換了二升。在這種錯誤的分配方法下，中貧農思想上無法真正達到團結，稍一照顧貧僱農，有些中農即鬧紅，說灰話。這次工作同志針對以上情況，一面深入調查口糧困難，一面並召開僱貧農會議，發動羣衆抽租奪麥，進行研究，最後並召開羣衆大會，將各戶困難情形，提出具體研究，進行中貧農一家人的教育，把上述不合理的分配方法，在羣衆思想上逐漸轉變過來，經大家決定，當場給赤貧戶毛二小解決了口糧四斗，給貧農董生小解決口糧二十斤，中農王同說：「像毛二小這些人，應該解決，咱們以前鄰糧分，就不好。」（柳廷榮、王存恕）

五寨孫家坪

搶種土地兩千垧

（本報訊）（通訊）五寨孫家坪行政村（屬有九個自然村）雨後（至六月二十四日）搶種了土地兩千多垧。有些村子已開始夏鋤。孫家坪趙三的牛，去餵頭山拉腳走了，回來時，二中的牲口已經把他的地種上了，馬子踢他家一張犁，回來後感動地說：「就是娘老子也沒有這樣好。」但對於地主荒下的地，未及時發動基本羣衆搶耕，是一個缺點。孫家坪已開始注意，並將地主荒下的十四垧地，分給五戶貧苦農民耕種。孫家坪去冬及今春分配土地時沒有給放羊漢高玉貴分，他家裏幾口子是受苦人，他本人放羊打短三四十年，自然村幹部說他不要地。這次搶種地主的荒地，有人提到了，還是說他不要地，但經換組工作組同志與之商談，才知道他所以不要地的原因是因為沒牛工和籽種。給他解決後，他即分種地五垧。

寧武上下官莊兩村

整理農會舊存糧

（寧武訊）四區上官莊整理出農會存糧及公糧二石二斗，解決了十二戶貧僱農籽種，改組中都村的困難。該村是鄰家縣老區，歷年來財政及農會鬥爭糧均未很好清理，現僅初步整理了該村所屬上官莊及下官莊兩自然村。但查出存糧大部份係被幹部私自挪用或幹部私借給地主、富農等，如上官莊幹部安來喜私用農會糧一石，賣了驢，郝貴記私借給柳中作（地主）[illegible]，任村代表三毛兩百斤公糧，[illegible]當書記也私借給富農三番元公糧一百二十斤。在下官莊，把農會糧食給富農劉懷珠七斗，劉旺仲一石五斗，姚二後一斗五升。此外，還有一部份是存在區公所的，也有保管掉了的，如下官莊原存的一千斤公糧麥子，壞了一千除斤，現在也沒有了。現除已整理出的一部份，都歸羣衆民主時分給貧僱農解決籽種困難外，其餘仍將繼續整理，以解決貧僱農夏季口糧困難。（侯石柱）

孝義鎮殲敵後小景

（新華社呂梁十七日電）攻克孝義鎮戰鬥的硝煙味仍充滿戰場時，參戰民伕趕着數十輛大車，忙着轉送獲得的彈藥和堆積的槍支，前方上來的戰士們拉着肥碩的騾馬，馱着痛殺敵人的大砲，穿過孝義鎮的街心時，居民們都投以羨慕的注目。與擄獲輜重同時，千餘個俘虜排成二路或四路縱隊，分批向安全的後方轉移，他們形色愉快，衣著襤褸，在人民解放軍解釋了寬大政策後，他們才感到個個愉快，隨便的談起話來。據俘虜們說：我軍發令攻擊時，他們才從夢中驚醒，因此當我俘獲時大部還穿着襯衣短褲，有的還光着腳板。受傷的蔣軍，一個個被抬至醫院救治，一個負傷的蔣軍在担架上，深受感動的說：「我死了，也忘不了八路軍的事。」他談到他受傷經過時說：「我是被我們排長打傷的，他叫我衝，我不敢衝，他就朝我背後打了一槍。」他悲憤的咬着牙說：「我要是好了，非和狗日的們拚個死活！」（谷受）

興縣白家坪

行署兩個推廣員

上門教貧婦學會織布

（興縣訊）一區白家坪歸聯村開展紡織工作，該村共四十六戶人家，原有四十三個紡婦，三十六架紡車，今春三個月，就紡下九十斤綫子，因為本村不會織布，大批綫子向外流出。特別是六戶最貧苦的農民，每年總是吃了穿不上，穿上不夠吃。這次行署派了兩個推廣員和一區幹部，帶着五架土機到該村教貧苦婦女織布，當時就有四個貧僱婦女（其中有兩戶抗屬）、一個中農婦女願意學織，大家研究好，將五架機子放在三處學，因為她們家裏還有其他營生，便利抽出更多的時間來學織布。檢查一次布，裝綫、捲綫、上機，大家一齊來學，六天把五架機子都捲好了，三個教師就分開來教。貧農[illegible]雖然四十歲了，卻很聰明用心，並起早睡夜把家裏的營生做完，趕緊學習，不到半個月就織了五丈布。最笨的[illegible]，半個月也織下五丈布，本來她家不願意叫學，說她很學不會，推廣員很耐心的教她織，第一次沒織好，她婆婆就不要，她男人也不要她學，叫上地挖苦菜。第二次上機時，她的綫子不好，五個幹部半天就給她紡好八兩多好綫，[illegible]很受感動，下決心學會，這次她織了丈五布，織得比以前好了，她家裏的人看見也很高興，現在五架機子都緊張在織着。（受志、荼良、捧林、顯提）

交城三區西社村婦女

日夜輪流看護傷員

（交城訊）文水戰役勝利結束後，交三區西社村婦女秀榮等帶領村婦女四十餘人，晝夜不停地輪流護侍過往傷員。很多的帶着雞蛋、紙烟等，都送到傷員手中，大小二百餘斤米湯，都送傷員和轉運的老鄉們解渴充飢，隨時準備着。某部負傷戰士被婦女隊長一些一些的喂飲時，感動得落淚，拍着胸膛說：「你們對我太好了，傷好了我更要堅決的上前線去！」任老太太聽着戰士的傷口，也不禁流出眼淚，她說：「以前在家裏住下隊伍，嘴裏不說甚，心裏老是有些不過意，咱軍隊保衛咱老百姓，以後隊伍再住下，要甚我也願意給。」她們隨同大家護侍傷員，整整堅持了一天一夜。當石窩頭的幾個小孩子，抬着一付擔架，走了很遠的路，實在難以支持到目的地，但是這村裏的青年都隨軍出發前綫，老年都上地搶耕搶種，一時又無法替換，當時，婦女隊長周烈心及劉美英、馮潤英等五個婦女，便自動抬着，轉送到某地醫院。又該村患吐血病的村長劉通，因抬擔架的人回去吃飯，當擔架來村後，他便立刻叫了三個人，一同抬走。（尤弈、白玉平、王欽俊、寥民）

偏關赫家山

突遭雹災

政府發下蕎麥籽 貧苦羣衆搶種中

（偏關訊）一區赫家山行政村，於本月三日午飯後，遭受嚴重雹災，沿村上下五里的關河兩岸村莊幾二條絕，尤以河川水地莊稼受害最重，禾苗澈底打壞的幾達百分之八十。災後，羣衆情緒極為悲傷，特別是貧苦羣衆今年才種上水地，辛勤作務，指望着水地的收入，現水地打壞後，生活頓失依靠。在此情況下，縣區幹部積極的到各村安慰羣衆，組織公糧工作；現村公所已給貧苦羣衆發麥籽，並以兩石蕎麥籽組織小組搶行補種，在這時期內，縣府決定豁免一部份銀貸，救濟貧苦羣衆。現各村羣衆已開始搶種。（胡全、張雅棠）

地主趙登富

玩弄美人計

中隊長張珠上鈎被撤職

（新華社綏蒙訊）右玉大山前村惡霸地主趙登富，同其侄媳玩弄美人計，已被羣衆送交政府法辦。趙登富之兄趙登元，曾任過二十年偽閭長，上月羣衆清算趙登元時，趙登富即找民兵中隊長張珠、小隊長馬闊斌、札文技等邀請他家吃了一次飯，又強留張珠在其家住宿，夜深人靜時，即唆使其三侄媳與張珠勾姦。張珠上鈎後，便庇護趙登元，在羣衆大會上說：「趙登元不是地主，是富農，算下六千塊白洋太多啦，有二千元夠啦！要得太多了，犯了毛主席的政策，把羣衆和咱們一部份幹部都鬧下去了。」羣衆對張珠[illegible]的情緒，[illegible]同時，張珠[illegible]。其羣衆見了，將地主趙登元的東西[illegible]。[illegible]（劉德）

趙逆裕賢破壞土改

組織地主逃跑中途被捕

（平魯訊）混入我二區任財糧助理員之漢奸地主趙裕賢，上月二十日帶着區署路條、武器等率領大批地主投敵，中途曾以武力相抗，我追捕民兵，唯陰謀未遂，奸犯全部落網。按趙逆裕賢係二區大南溝村人，一貫善於投機鑽營，四二年參加了我新政權工作，曾任偽沙城村公所書記，作惡甚多。當我解放平魯後，又鑽入我新政權工作過，欺騙我政府，領導上未能洞察其奸，竟由村書記提拔為區財糧助理員。趙逆任職期間，即暗中私開路條，依定[illegible]，以便破壞土改。後聽得我土改探入，將山羊案等幹部後，與叛徒趙鉉（抗日期間曾任我村幹部，後投敵當警察，平魯解放後，又在太原受教育半年後釋放。）合謀組織了本村趙萬倉、趙萬周等七戶地主逃跑投敵。上月二十日，趙逆偷帶手榴彈一千九百五十斤、手榴彈兩枚及路條等，率領地主連夜逃跑，幸我本村民兵發覺，協同趙村長追捕，趙逆等跑出四十餘里之范家莊村，天已黎明，即把女人小孩等藏山溝，再逃。我趙村長和民兵當即發覺，跟蹤上去，二逆擲出兩顆手榴彈，我村長民兵機智利用地形臥倒，均未受傷。二逆見勢不妙，復圖以手榴彈自殺，當場炸傷自己，趙鉉並傷重斃命。趙逆裕賢等一干人犯全部捕獲，已送政府在待審辦。（趙新民）

人事

晉冀魯豫我軍半年自衛戰 殲滅蔣頑十六萬三千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頃發表本年一月至六月愛國自衛戰爭勝利戰果：自本年初以來，我即緊緊握有戰爭主動權，在魯西南地區、隴海路南北及豫北、晉南發動巨大攻勢，予蔣軍以嚴重打擊，恢復冀魯豫大塊淪陷區，並在晉南、豫北發展廣大新解放區，爲勝利的大反攻奠定了基礎。半年來戰績如下：（一）進行大小戰役戰鬥二一九六次。（二）克縣城七十四座，內有收復者十六座，新解放者二十四座，一度攻克者三十四座。（三）斃傷俘蔣偽軍十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一人，其中：甲、斃傷俘蔣正規軍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四人（內生俘四萬三千三百六十人），包括第二快速縱隊（即整四十六旅）、整七十師一四零旅兩個整旅，五師十六旅，整六十六師一九九旅，整六十八師八十一旅等共十三個整團，整八十八師、一八四師、整四十五師、七十三師等三十個整營。乙、斃傷俘雜牌頑偽軍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七人，內生俘七萬五千九百九十六人。丙、生俘蔣軍將級軍官七十六人（一四零旅旅長謝懋權、快速第二縱隊指揮官（即四十六旅旅長）李守正、六十九師副師長王熙明、暫編六軍第三縱隊司令孫殿英、副司令劉月亭等七十六人）。（四）繳獲美製化學白砲四門，山砲四十七門，重迫擊砲二百三十五門，戰防砲六門，火箭砲七門，中小砲一千三百二十門，輕重機槍五千二百二十一挺，手提機槍五百七十五挺，長短槍七萬四千二百零五支，坦克三輛，汽車九十二輛，各種子彈一千零四十三萬餘發，砲彈一萬九千七百餘發，電台一百三十四部，電話機五百四十三部，繳獲完整飛機一架，擊毀及燒毀飛機十架。

鄆城定陶兩次戰役 我殲滅蔣頑近二萬人

（新華社冀魯豫十六日電）鄆城定陶兩次戰役，已經全部殲滅蔣正規軍及偽保安團等將近兩萬人。劉伯承將軍總部發表之祝捷公報稱：（一）鄆城之戰，計生俘蔣軍五五師中將副師長理明亞，二十九旅少校參謀主任吳貴一，二十九旅八十七團中校代理團長徐克俊，七十四旅二十一團中校副團長閻昌官、張正山，少校軍械處長許青松以下官兵八千三百餘人，斃二十九旅中校代理團長王蔭斌，傷二十九旅副旅長于羅柏，七十四旅二二零團中校代理團長曾憲棠以下三千五百餘人，共計殲傷俘該師官兵一萬一千餘，（該師[illegible]各特務團，團長均已參加南京受訓，凡殲擊之各實指揮官，悉數被殲和生俘。）另生俘鄆城「直屬團」及偽保安團等官兵兩千餘名。此役，總計殲敵一萬五千餘人。（二）定陶戰役，生俘蔣軍六十三師一五三旅官兵四千三百餘人，上次僅報三千餘人。

（新華社冀魯豫十六日電）鄆城戰役被俘之五十五師中將副師長理明亞以下蔣軍官六人，已於十四日到達劉伯承將軍總部。理明亞於七月七日午夜從鄆城東門逃出，八日在高粱地裏蛇行一天，終於黃昏時爲鉅野縣大隊在鄆城東南三十里之沙垴集附近搜出。

蔣軍侵陷鄆城四月中 慘殺農民百餘人

（新華社冀魯豫十五日電）鄆城在蔣軍侵佔的四個月中，農民慘遭殺害，已查明者，已有百餘人。城東北唐店村蔣軍指揮土匪頭子趙陽春，殺死農民五十八人，只在一個月內，就活埋了卅五人。五六區還鄉地主會聯合大隊屠殺，一次抓住七個農民，其中兩個被鍘成三節，五個被割下頭來。四區[illegible]村老村長的兒子被殺害，老村長扛起槍來參加了游擊隊，痛憤的說：「上山打狼，就不怕受傷。」蔣軍將農會委員[illegible]大水缸內，威脅他供出農會會員，一會兒，又提出水面問：「他們在家不在？」老農民回答說：「你搶我乾脆，他們也不在家！」「七月一日，民主政府號召農民起來鬥爭，一天內就有近兩千農民參加復仇隊，打起槍來，打擊南大堤附近的蔣家匪徒，捕捉「回鄉團」凶犯。

黃河南岸五萬人民 搶修被敵破壞之河堤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鄆（城）壽張等縣黃河南岸五萬人民，已在日夜搶修被蔣軍破壞之河堤。據冀魯豫黃委會負責人對記者談稱：鄆城收復之第二日，該縣即組織了一萬人進行搶修，正在堤頂大批高粱稈鐵絲等，並搬運修埝石頭六千大車。大汛以前，必須首先搶修險工，然後修補和加高堤岸，預計十日內，第一期工程即可初步完成。負責人斥責蔣記中央社一再自[illegible]阻復堤的無恥謊言說：以蔣軍所佔領之長垣大碟至大車集六十里之堤岸爲例，蔣方從未復過一寸土，而相反，卻在該大堤上，每隔五十公尺挖一道工事，每二至五里修一碉堡，長垣段孟崗村岸堤上即挖有五尺深八尺寬之壕溝六道，不但如此，六月十二日，蔣軍先後兩次轟炸在長垣段復堤之六千工人，殺死全家等村復堤老百姓五十餘，又在北岸平陰至東阿段，自六月十五日迄今，美製蔣機曾炸死炸傷復堤羣衆八十餘人，另在[illegible]頭一地一次即死傷二十五人，至今血跡猶存，蔣賊罪惡發指。最後該負責人以欣慰的口吻說：劉伯承將軍大軍南渡黃河，南岸大部光復，老百姓大害已除，人民得以復堤自救了。

冀魯豫解放區人民 用血肉搶築着黃堤

（新華社冀魯豫電）記者於六月二日出發至壽張，沿黃河逆流而上，巡觀冀魯豫解放區人民緊張進行的修堤工程。五月到孫口險工處，當時黃水猛漲一公尺多，水位超過汛期，至六月十日，險圍之裏頭增底即被水淘空，墻面往外傾斜，而適時對岸蔣軍七十四旅二二團之砲火轟擊更猛，搶修不及，致塌崩潰。我工程隊及民衆潘夜用挪砧法（用秫稭和繩纏了石頭，墊下墻垣）搶修，[illegible]該處險工堤垣上到處堆積着運到之近萬斤秫稭和羣衆捐獻之一千五百餘方（每方五千斤）磚石，而蔣軍在對岸河沿上大挖工事，一發現我方修堤人員，即以機槍狂掃。記者曾沿堤摸向河沿衛堤，快到第五道堤時，被蔣軍發覺，彈雨[illegible]至，險遭不測。該段第四道堤已成爲要衝，堤下水深三丈，於夜色迷茫中，滔滔洪流衝透而來，向該堤衝擊發出驚人之怒吼，折向東北流去，如此處不保，水勢必直撲金堤，壽張陽穀二縣將造成澤國。當時記者轉到第五道堤時，萬千羣衆正緊張揮砧，「哈呵」之聲緊促而低沉，揮砧一下，水隨即發出「呼通」的迴響，所有羣衆應聲伏下，低聲相告：「快臥倒，敵人要打槍了，昨夜就被打傷了一個呀！」當記者剛臥下，頭上便飛過無數槍彈。十多分鐘後，槍聲漸了，緊張的挪砧工作又繼續進行。六月下旬，記者到達張範段堤工處，在李橋村大堤下不幸爲蔣軍砲火所阻，半小時內，十餘發迫擊砲彈，上空美製飛機轟炸，在堤前時機盤旋掃射不已，修堤農民傷亡十餘人，張狗之妻和不滿週歲之子亦負重傷，母親被打斷了胳膊，孩子的眼睛被打出來。李橋村一位老大娘無限憤慨的對記者說：「同志，前幾天我們老村長秀蘭在修堤時被砲彈打死了，丟下一個小孩，沒奶吃。」他指着南岸打砲的地方咒罵着：「天哪，誠了那些壞種吧！」話未說完，一顆砲彈就打了過來。記者目睹這高大的黃堤，是這樣被農民用血肉快築成了，無疑它是將阻住蔣介石的洪水，並堵死蔣介石的砲口。

我掃濟費縣外圍據點時 雜牌蔣軍一個營放下武器

（新華社魯東前線十五日電）魯東人民解放軍某部於本月三日晨掃清費縣外圍據點時，將盤踞該城西北二十五里地方鋪之雜牌蔣軍一個營，縮至一小圍內，即對之展開政治攻勢，該營蔣軍不願作無謂犧牲，乃由營長劉雁軍親率全營官兵五百餘名，全部自動放下武器。

蔣區拾零

洛縣省立洛中國文教員劉某，上課時，忽放聲大哭，經學生勸詢，始悉彼家中無力爲炊，得饑上課，一時悲不自禁。

湖南湘鄉一公務員失業，無法生活，在報上登廣告，出賣五歲及九歲男孩，一週後仍無人過問，反倒貼廣告費。

天津蔣家社會局發表：五月份向該局求職人數，男七一六人，女一一二九人，介紹成功者，男六五人，僅佔十分之一強，女二十五人，佔十分之二。

濟南人民流行着「四不起」的民謠，描寫蔣管區人民的生活狀況說：「病不起，藥不起，活不起，死不起，」（按死了買不起棺材）

西安流行叫做「鈔票經」：有人編說：一元鈔，沒人要，二元鈔，當鳥嘴，五元鈔，捲煙抽，十元鈔，糊牆壁，二十元鈔，當坑紙，百元鈔，無人計，千元鈔，尚有用，萬元鈔，出來了，千千萬，萬萬千，點火抽旱煙，一煙抽完，火就滅，過一年，鬼既爲。（天津益世報載）

行政院長張羣夫人近在美國定購最新式房間傢俱全套，共二大箱，委託美國輪船公司運華，特予免稅。

太行陵川縣府 下鄉稅契便利農民

（新華社冀魯豫十五日電）太行陵川縣府組織稅契隊，下鄉稅契。土地改革後，農民迫切要求分得的土地房屋得到保障，急於稅契，但山路崎嶇，距城又遠，往返一次，有的要費兩三天工夫，時間路費消耗不起，縣府乃改變坐機關等稅契的舊辦法，而採上述新辦法，農民無不稱便。

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言略文

（新華社東北五月二十一日電）（遲到）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勝利閉幕，大會通過「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言」，「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及蒙古自治政府暫行組織大綱等三文件，現將宣言略文，發表於下：

回顧「八一五」以來，內蒙古人民無不熱烈期望從此以後不再受帝國主義與大漢族主義的壓迫，能夠獲得平等自由與民族自治，並能夠在將來實現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中國境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不幸美蔣反動派竟絲毫不顧信義，撕毀政協決議，瘋狂掀起內戰，並在偽國大與偽憲法中，根本否定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到現在，我內蒙古已有不少地區被反動派侵佔了，被侵佔區的蒙古人民，沒有例外的都遭受到極無人道的摧殘，無數的蒙古人民是在蔣介石的反動政策下被害至死，廣大肥美的草原變成了荒[illegible]。但是內蒙古民族並不是羔羊，爲了自己民族解放，一年以來，我們仍然堅持並發展了自治運動，堅持並發展了自衛戰爭。這期間，我們不但鞏固了內蒙古人民自衛軍，給予反動派的進攻以嚴重打擊，並且在內蒙古各盟旗建立了民主政府，並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覺悟，改善了蒙漢間的關係，又改善了人民的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內蒙古的面貌大大爲之一變，使此次大會得以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條件。此次大會，是於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王爺廟舉行的，共到有十個盟及盟外各旗人民代表三百九十八人，可謂內蒙古民族歷史上空前的一次盛會。大會是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毛澤東先生的民族政策及政治協商會議的精神，接受了內蒙古全體人民的公意與要求而召開的。大會決定於五月一日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這是我們內蒙古民族數百年來一件最大的喜事，這說明了我們已經獲得了奮鬥的初步勝利。

際此國際和平民族運動日益強大，中國人民自衛解放戰爭開始轉入攻勢，並將繼續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認爲，對於內蒙古民族自治事業，是一個極大的鼓勵。我們願將內蒙古自治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與重要方針，鄭重宣告與國人：

第一，內蒙古自治政府，是內蒙古民族各階層聯合內蒙古區域內各民族，實行高度區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聯合政府，並非獨立自治政府，它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份。

第二，團結內蒙古區域內的蒙漢回等民族，並聯合一切贊助內蒙古自治的民主黨派及中國境內各民族，澈底粉碎美蔣反動派的進攻，爭取內蒙古民族和中國各民族的澈底解放。內蒙古自治區域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親密合作團結互助的新民族關係。

第三，確保人民身體、宗教、信仰、集會、結社等各項自由，所有內蒙人民，包括農民、牧人、工人、地主、工商業家、喇嘛，以及過去下公等的人權、財權，均受到自治政府的保障，惟對於蒙奸、漢奸、賣國賊等民族敗類，如無悔改誠意，則應受到內蒙古人民及政府法律的制裁。

第四，對現在蔣佔區蒙古同胞的悲慘的境遇及反抗蔣家暴政的英勇鬥爭，寄以無限的同情，並盡一切可能，積極支援。此次代表會議蔣佔區蒙古同胞因戰事關係所佔數尚少，深以爲憾。代表會議決定，自治政府必須隨時吸取蔣佔區同胞的意見，接受其要求，並在各種政策上照顧其利益，在內蒙古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及自治政府委員中，均保留適當的名額，熱烈期待蔣佔區各地蒙古同胞來共同參加偉大的內蒙古民族自治與解放運動。以上略舉數端，其他均詳見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及政府組織大綱，敬望全國各界及各民族，對於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後，本着親密團結、互助的精神，予以指示，不勝期待之至。

民國卅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英美民主人士及報紙
抨擊希反動派新恐怖
此次暴行係美駐希大使所策動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各方訊：希臘新恐怖已引起英美民主人士及報紙的抨擊。英國議員阿巴赫十二日稱：「我們正考慮到這是不是杜魯門主義援助希士的發展，而且懷疑到馬歇爾計劃的價值」。議員西爾伍──諾資希反動政府為了找出逮捕的口實，竟然耍了這個國會縱火案的詭計。英共議員加拉諾形容此項逮捕，是希臘君主派反動份子反對進步力量的最殘暴的恐怖。加氏稱：令人寒心的，是英國工黨政府竟與此種迫害有關。斷然，如果不是有英國軍隊在希臘，它就不會發生。加氏並稱：比以前所要求還要迫切的，是從希臘撤回英國軍隊，以便希臘人民可以設法自反動君主派統治下解放出來，這些反動的君主派現在正有意地作為金元帝國的走狗。紐約下午報對希臘恐怖表示强烈憤怒，並稱：逮捕事件，證明希政府不顧國內和平，同時也不能維持和平。華盛頓郵報則稱：事件反映出最近希臘民解陣綫似乎大得民心。希臘海員工會聯合會紐約分會亦於紐約發表聲明，抗議希臘新暴行。

（雅典訊）希臘當局對民主人士的大逮捕仍在進行，每日各城市之被捕者，數以百計，僅薩羅尼加一地，日來被捕者已達一千二百人。據悉，由於各地監獄人滿，被捕者已大批被送至荒蕪的島嶼上。希臘報紙透露：此次逮捕，是根據美國駐希大使瑪克還的要求而發動的，瑪克還對此亦不加隱諱，他說，關於逮捕，希總理於一星期前會通知他。希臘副總理繼尼傑洛斯的聲明，亦稱大逮捕事先得到「盟國」的贊助。

「歐洲會議」中
不信任空氣佔上風

（塔斯社巴黎訊）「歐洲經濟復興會議」之「領導委員會」於十四日舉行會議，決定了歐洲特別會議組織，設「合作委員會」及四個技術委員會之執行委員會的名額，每一委員會之組織，均由英法代表團提議。執行委員會包括英、法、意、挪、荷等五國，意大利之得以參加，係美國的示意。會議中斯堪的那維亞各國代表要求了解所謂「政治問題」之真實情況，亦為法代表阿斯芳所阻止。法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議上被迫承認，討論多少有些不斷絕的現象，而自由巴黎人報寫稱：「巴黎會議在不祥之兆中開幕了」，不信任已佔了上風，瑞典、丹麥、瑞[illegible]

真理報評
美在北歐侵略活動
嚴重威脅該地獨立

（莫斯科電）真理報十四日評論美國在北歐之侵略活動稱：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輸出，增加了三倍以上，其中對丹麥的輸出增加了兩倍餘。美國卻限制那些國家對美國的輸出，瑞典去年對美輸出僅及瑞典輸入美貨的四分之一，美貨入超達六億三千二百萬瑞典幣，因此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的對外貿易，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其輸出仍和戰前一樣，僅限於歐洲，但輸入則美貨佔絕對優勢，不利地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生活。例如當瑞典政府決定限制非必需品美貨的進口時，美國方面立即提出抗議，迫使瑞典簽訂一個協定，放棄一切進口管制。美國最近提議向挪威貸款一×萬元，條件是挪威不得在本國開辦鋼鐵廠，不得與東歐國家發展正常關係。美國對丹貸款的條件，則更公開聯繫美國對格陵蘭基地的要求如何而定。該文結語稱：美國經濟之侵入，嚴重威脅着這些國家的獨立。

（斯托哥爾摩訊）美國工業界大亨現正加緊控制瑞典工業，已代替德國資本在瑞典之地位。美國資本除對瑞典之紙業、造紙業、礦業展開「攻勢」外，並正圖完全控制瑞典與德國資本之四門工廠。但美國資本之愈行深入，它和瑞典國民利益相矛盾的事實也愈加明顯，據斯托哥爾摩快訊報稱：瑞典政府曾特別委員會最近曾通過專賣石油產品的建議案，但該案遭到美國商人的堅強反對，他們向瑞典政府提出，說如果瑞典政府必欲專賣，則必須買進價值至少達一萬萬元的美商在瑞境的一切石油工廠，瑞典政府由於缺乏美元，遂被迫放棄專賣。同時，瑞典出席巴黎會議代表對路透社記者之談話，亦反映出美瑞利益矛盾的情緒，該代表稱：瑞典之參加巴黎會議，與其說是受援者，毋寧說是供給者，因瑞典今天的問題，是急需為其鐵礦、紙漿及其他商品尋求市場。

羅馬尼亞提出覆文
嚴斥美英干涉內政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羅馬尼亞逮捕反動恐怖組織「兄弟十字團」，並逮捕反動份子後，美英駐羅政治代表曾於六月二十六日提出無理干涉照會，羅政府已於本月十二日對美英代表提出覆文，指出「美英此舉實係干涉羅馬尼亞內政之行動，羅政府對其照會中之意見與批評，不能予以考慮。」對美英照會中所稱羅國對和約所負義務一事，羅覆文反駁稱：和約並未給他國以控訴羅國內政之權。羅政府於覆文結語警告稱：「外國干涉之唯一後果，僅能使羅政府所已處置之叛亂份子，處境更為惡化。」

簡訊

（日內瓦訊）八日下午，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舉行會議，蘇代表猛烈抨擊英法代表關於英法於七月十二日單獨召開歐洲會議之報告，指責這種政策旨在干涉歐洲各國內政，企圖控制歐洲經濟，並聲明蘇聯決不參與此種錯誤政策。

蘇全國喜慶豐收

（莫斯科訊）蘇聯全國喜慶豐收，千百萬農民正以極大熱情從事收割工作，許多地區均超過麥收生產計劃。如羅斯托夫省「紅十月」集體農場人員，曾向斯大林保證冬麥產量至二十五生丁納（一生丁納等於五十公斤），結果得三十生丁納。據路透社記者估計：蘇聯今年之豐收，可能使麵包配給制度取消，並將有剩餘穀物出口。蘇聯農業部副部長魯班諾夫宣稱：今年播種面積，較去年增加八百萬公頃，去年受到嚴重旱災損害地區，播種面積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數百萬公頃，實為農業史上空前未有之先例。並指出政府以種子幫助受災地區與肥料之廣泛使用，均為豐收之先決條件。

女委員呂冠喜

柳勉之

呂冠喜是蹓關三交人，三十二歲，丈夫叫樊玉柱，從小攬工，給地主攬種過幾年地，她自己給人紡織織布，過着淒慘的日子，新政權建立後，特別是今年給她家分到了土地，還設救濟糧，比以前的生活，總算強了一些。

初到三交，我們個別訪問過幾次，召集過幾次婦女會，呂冠喜給我們的印象是：沈默寡言，很冷淡；可是，選舉婦女組長時她當選了？婦女們對她的評語是：能幹、耿直、正派、勤勞、苦情多、對新政權認識好。

第一次訴苦大會上，她把全組的人動員來了，並對選新地主獎長寮提出了控訴，訴到激烈處就提高了嗓門：「衆人說！地主是壓迫窮人不是？窮人不是了剝削窮人不是？該不該算？」人們一致響應：「該算！該算！」使會場情緒十分熱烈、生動，打破了婦女「口羞」的顧慮，接着就有許多婦女爭先發言。

不久，她又被選為婦女幹事，在婦女大會上她誠懇的說：「咱窮人，一輩子沒慣過大事，如今衆人抬舉起，咱是衆人的腿子，跑快些，不對處，衆人幫助！」同時，她經常自動找女工作員商量：那個婦女有什麼顧慮了，那個組長過去不正派，沒威信，應改選，那與女工作員說話快，婦女們了解不下，婦女們看見工作員是外路人，摸不清底細，不敢說話，要多串門，熟慣了就說好了，並說她過去也怕說錯話，如今了解你們是一家人，說錯了可以重來。在選舉清算分會時她當選了清算委員，並被推選為主任，她開會、奔跑，正當農忙，還要冒雨到地上去生產，有一天忙到下午還未吃午飯，別人發覺了才催她回去吃飯，勸她愛惜身體。

當羣衆和起蹓關地主樊寡婦，（樊寡婦是她的嫂子）她領導幾個婦女去給歸在她一塊的女地主樊寡婦打工作時，依照婦女的要求，把拉住她，問長問短，得賦人，要她照顧，將來什麼苦，上也顧幫助，她說了？猛力搖脫了寡婦的手，精神冲冲的回道：「你壓迫人，剝削人，幾十年了，要衆雖容你了？日本鬼子在，你兄弟在皇部，你借勢欺人，我種你的地，給了三担炭，你拿下炭車，不數過了，我分說了幾句，你打了我一個，現在可換上窮人報仇的時候了！」回來她還安慰丈夫和兄弟，以後去看守地主時離得遠遠的，不要受了地主的敷衍拉攏。

[illegible]

新選的婦女組長說為「分配果實後咱們可以不管了」的思想，她丈夫是貧農小組組長，她與劉雲志完全一致，平日人們可以經常看到她和丈夫、兒子一齊上地去生產，黑夜開會，天下雨，丈夫給她去，這種和諧的精神時常表露在她夫妻們的日常生活中。

復仇的怒火

石毅

闖莊協助員張明岳把伏珠村人們真欺侮苦了，他給伏珠村每個羣衆的心中都下了仇恨的種子，復仇何時得報啊！

當張明岳被我俘獲的消息傳到伏珠村後，羣衆高興的要跳了，立刻派代表到縣政府要求處理他們自己處理，張丁大一早就到村外路口上等着，天還很冷，但他只穿着單衣，憤怒的火燃燒在心裏。

縣政府對闖莊協助員張明岳做了審查以後，就交由伏珠村羣衆處理，三百多人的羣衆大會開始了，振翮的開始，一個個會滿身的熱血，氣恨的走到張明岳跟前說：「我那六七十的老漢，你怎忍心把他的兒子抓了去，叫他老漢氣死了，你把我全家人可害苦了！」

寡婦藺英跑上去哭不成聲的說：「我兒九生，死在你捉去當了常備兵，你做的好事啊！……」

張生金的母親漢等她說完就拄着拐杖走過去：「你給我七十多歲的人了，硬打了我十五下，打得我半夜三更叫我女兒把我抬回去，把我家的鍋拿到那裏去了……」說着就給了他幾拐杖。

[illegible]

回來了！」說着，從袖子裏抽出一個鋪把子來：「你認得這是什麼？」張明岳說：「叔叔呀，我認不得了。」「你還才認得叔叔了？以前你為甚把我兄七個害的死的死跑的跑了？」一股怒火上升，他照[illegible]

[illegible]

讀者服務

關於「慶父不去，魯難未已」

十六日本報一版頭條新聞，新華社記者評時局中，有「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一語[illegible]